

1+1=2 通向常识 的道路

看似离散的议题、貌似无关的书籍，通向人类智慧转化为中国智慧的可能

刘苏里
作品

1-12

通向常识的道路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12: 通向常识的道路 / 刘苏里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034-6419-5

I. ①1… II. ①刘… III. ①访问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6418号

1+12: 通向常识的道路

财新图书主编: 徐 晓

财新图书策划: 张家艺

责任编辑: 张蕊燕 胡福星

封面设计: 合和工作室

版式设计: 谭 锴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制: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9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写在前面

2009年，与之合作六年的《SOHO》小报主持人“转战”《信睿》，我亦追随许洋和李楠，做系列对话栏目，一口气做了四年。俩人是我认识的最专业的业余编辑。没有许洋和李楠，没有《信睿》，不会有连续四年几十个对话。我对许洋和李楠，以及《信睿》的敬意，不是通过感谢所能表达。

本次结集出版的文字，来自我所做对话栏目中第一组“重温经典”，共收入其中的12篇。对话者大多是我的老朋友，他们之所长，涵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年龄偏大者如钱永祥，同龄人若高全喜，“小朋友”如萧翰，都一口应承我的请求，戮力襄助。怀念那几年每次都多少予人紧迫感的对话时光，我鞠躬感谢他们！

其实在当时便有将这些文字集册出版之机，对话第三篇发表之后，汉唐阳光老板尚红科看出门道，约我一年期满，由他负责出版事宜，答应了，没多想。红科早早把合同传来，没细看。他多次催稿，我多次拖延。一晃过去五年。某时，终于想明白“拖延”的真实原因——每年参加若干图书年终评选，汉

唐阳光的出版物每每入选。我喜欢那些书，常常推荐、投票。在我们私谊和少量赠书外，不能再有任何“利益”瓜葛，始对得起我们的友谊和那些被投票的书籍。欠红科的这笔“债务”，到我不再投票那天，一定偿还。

系列对谈陆续被出版界老朋友们看中，红科之外，有搏非、小吴（兴元）、瑞琳、由之、小强，好像还有晓楣，还有更多一般意义的出版界朋友。既然答应汉唐在先，只能跟他们表达歉意。他们的好意，都领了，记在心里。趁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

事后我差不多已决定将对谈稿件永远束之高阁。所以，当徐晓今年再次提起它们时，我不假思索地婉拒了。她听惯了我老生常谈的理由：世间好文章太多，手中底牌自知，不想给别人添乱，也不给自己添堵。她说我矫情、自恋。这一指控，对我有极大杀伤力——平生最恨矫情、自恋狂，也就是假大空。为证明自己不是那样的人，我同意她看稿子，再商量出版。校改稿出来了，电子版、打印件俱全，我五味杂陈，不知后悔还是高兴，百感交集，我除了感谢，还能说什么呢。

对谈稿件再次提上日程，我是过了些时日才知道更隐秘“内情”的。原来幕后推手还有一位——焕萍。单说对谈栏目这件事，她是我之外，涉水最深的人，她承担了与对谈有关的诸多

杂务，也是每一期设想的第一个听众。在对谈结集出版这件事上，焕萍有着双重身份——既参与其中又侧身事外，像是比我更有发言权。她于出版此对谈集更多一层的考虑，最终不是说服，而是打动了我。我决定出版它们，没有焕萍的意见，读者不会看到这部集子。她功不可没！

此外，肖梦将我与跃刚的对谈翻译成英语，传给了科尔奈。科尔奈回信，很客气赞扬了跃刚与我对他思想的把握。据说那篇英文稿在哪儿发表了，引起些许注意。因这段插曲，跃刚和我都很感谢肖梦。

整个对谈，皆由一位我不知姓名的女士整理录音，甚为辛苦，——每次对谈，时间长，对谈者多有口音，三四万字的录音稿，往往耗去她几天的功夫。通过《信睿》主编许洋，我多次由衷感激她的工作。趁此，希望更多的读者知道，一件看上去不起眼的对谈，背后有多少人为之付出而没有留下名字。给结集起个响亮的名字，也是如此。徐晓和我之外，张缘也加入了我们的讨论，贡献了他的智慧。感谢！

对谈方式深受《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影响，其中的局外人Y，就是现在已被人熟知的于向东，——他不仅在“重温经典”中出场，也是后来三个系列重要的出场人。开谈期，我找小枫商量此事，他大表赞同，予以指点。感谢他们！

对谈录此次结集出版，基本保持住了当年的原貌。这里不仅有编辑团队的努力，更与出版机构的宽容立场密切相关。感谢！

纳博科夫说过，人生哪个年龄段切入经典阅读都为时不晚。经典不过时，对它们的释读也不会过时。感谢每一位拿起这个集子的读者，谢谢你们！

刘苏里

2015年6月

目
录

刘苏里

从潘恩的《常识》到梁氏《常识》

与梁文道谈常识

· 001 ·

辩论是通向合法性的道路

与萧瀚谈美国宪法

· 013 ·

美利坚的政治基础

与于向东谈《论美国的民主》

· 036 ·

德意志的费希特：激情与迷途

与高全喜谈费希特

· 061 ·

先知马克斯·韦伯

与阎克文谈韦伯

· 078 ·

知识人的镜子
与卢跃刚谈科尔奈
· 102 ·

东欧共产主义及其殉难者
和金雁谈纳吉与吉拉斯
· 127 ·

伯林问题及其两难
与钱永祥谈伯林
· 148 ·

站在人类立场上言说
与郑也夫谈凯恩斯
· 170 ·

君主与美德
与刘小枫谈《君主论》
· 195 ·

《1984》何以开出《美丽新世界》
与止庵谈奥威尔与赫胥黎
· 209 ·

老子曲线
与吴思谈老子
· 227 ·

从潘恩的《常识》到梁氏《常识》

与梁文道谈常识

梁文道 作家、媒体人。1970 年生于香港，在台湾接受中学教育，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毕业。从 1998 年开始不断活跃于香港文化界、知识界，身跨大学讲师、自由撰稿人、主持人等多种职业，参与或领导环境保护、动物保护、艾滋病人权益维护等众多社会公益活动。著有《常识》《味道》《我执》《关键词》等书。

缘起 >>> >>> >>>

无人不晓美国独立战争。但知道潘恩的人可能不多。知道他写的鼓动北美独立的小册子《常识》的人，可能更少。小册子翻译成中文，满打满算才 55 个页码，3.7 万字。可就是这不足四万字的小册子，吹响了北美独立战争的第一声号角，成为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助产士，影响了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为新生的美国制定宪法，打下第一道尖桩。

独立战争前夕，北美大陆 13 个殖民地，总人口才二百来万，据说《常识》发行了 15 万。那时没有汽车、火车，没有报纸、电报，只靠马车传递信件和书籍，小册子竟然发行了 15 万！天文数字。也佐证了它非凡的影响力。

《常识》作者潘恩，其实是个英国人。北美 13 个殖民地，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北美独立，是独立于大英帝国。英国人潘恩，跑到自己国家殖民地鼓动独立，是有超越性的，虽然形迹可疑，有叛国嫌疑。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有超越性的不止潘恩。他的母国在形迫势紧之下，也具有了某种超越性。否则潘恩回到母国，不受绞刑，恐怕也难逃监狱伺候。他后来确实吃官司坐牢，但是在法国，——因为支持吉伦特派，被囚巴黎的卢森堡监狱。被营救出狱后，暂居法国，后又回到美国，又去了法国，又回美国，反对当政者政策，在独立战争开战后的第 34 年，客死纽约。

《常识》发表于 1776 年 1 月。我手上的《常识》，是收在《潘恩选集》中的版本，1981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了四千五百册，是当年发行量的三十三分之一，而 1981 年中国人口是 10 亿左右，是美国 1776 年人口总数的（约）500 倍。你可以说，这些比较数字没多大意义，证明不了什么。可绕到数字背后，局面可能便不一样。

我更想强调的，是潘恩及其《常识》的核心价值：政治是分正义和非正义的，良好的政治具有坚实的道德基础。正是这一点，使得英国公民潘恩，不怕被扣上“叛国”“英奸”的帽子，毅然跑到北美鼓吹独立。也是这一点，催促他“闹”完北

美，“闹”法国，——参加法国大革命，之后，回到美国批评当国者政策，而不致穷困潦倒，甚或坐牢。

其实，潘恩的《常识》，讲的都是大白话，一言以蔽之，批驳所有怀疑、反对北美独立的论调，指出大英帝国统治北美的丑陋与不义，坚决主张北美殖民地人民起来自己管理自己，按照自己期望的样式生活。大白话，讲常识，使其成为美国立国文献中的不朽者。

2009年初，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同名《常识》的书，作者梁文道，大陆读者、观众熟知的作家、媒体人。首印的三万册，元月10日左右上市，虽隔了个春节，却在2月中旬脱销。不可谓不惊人。全文108篇，像是108条好汉，分上下篇排了座次，曰“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和“窥视世界的局部角度”。梁文道先生在谈话中说，起名《常识》，偶然又必然。那好，请大家与我一起分享梁先生的“偶然又必然”。

刘
苏
里

你的《常识》，我在新书发布现场翻阅，回家又接着看，让我一下子有了当年读潘恩《常识》的那种感觉。

处在急剧转变时代的很多中国人，包括多数知识精英，都比较迷茫。虽然有人觉得 he 自己是某种什么主义者……但中国变化之快、之复杂，吊诡的事情、非想象能力所能及的事情之多，会让大多数人感觉很糊涂。这时候，有一个厕身于外，有距离

但又不太远，眼睛和内心都非常关注这些事件的“边缘人”，——他比较清醒，既有国外、港台的资讯，学理训练有素，能对中国现实问题和各种不可思议的事件保持敏锐，贴近“常识”谈问题，便非常难得。你和你的《常识》就是很好的范例。而且我发现，你的中文表述很贴近大陆读者的口味。此外，不论是你的引证，还是对问题事件、对过程的事实把握，包括你观察问题的角度，都有不同于大陆知识人的新意。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的，即使讲常识，可以讲这个常识也可以讲那个常识，比如你看泰国政局和他信倒台等，……你常给我的感觉，是和大陆人谈这些件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姑且将你的《常识》称作“梁氏《常识》”好啦。短则七八百，长的几千字，读起来，几分钟、十几分钟一篇。这点很重要。读完全书，我更想知道的就是，无论你平时写作，还是这次结集，你要表达的与潘恩的“常识”之间，是否有某种文本或精神上的联系？

一定有，当然有。其实这个书名起得是很意外的。当广西师大出版社把编完的稿子让我再看一遍时，他们说就差一个名了。我回到酒店认真翻了两天，当他们再找我的时候，我就说这本书还是别出算了。他们就问怎么不出了，我说写得不好。他们说怎么不好？我说实际上不值得出，因为，我突然冒出“常识”

这两个字。因为我写的都是常识！没什么了不起。虽然这是意外得到的书名，但是我必须说我在精神上一直很认同潘恩的那种传统。

什么传统呢？从两个意义上讲：第一，小册子作家的传统，其实是 16 世纪在欧洲开始的一种写作方法。我后来才发现小册子这个东西，联合国居然还有官方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金会的网页上面说：小册子就是一本印刷品，它不能少于 5 页，也不能多于 48 页。很搞笑吧。它有很悠久的传统，就在报刊还没有出现，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小册子是一些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时的方法，要特别轻、薄、浅、短，让人易读。潘恩说：“我将仅仅提供一些简单的事实、明显的论据和常识”。小册子就是这样写的，它不会去写一些很深奥，宏大的理论，它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并且最适宜谈论公共事务。

单刀直入，都是谈具体问题。

对。而且小册子有一个目的：“把真相、真理交给公众”。后来潘恩跟伯克（Edmund Burke）关于法国大革命有一场很有名的辩论。那场辩论里面双方都在打这种角色之战。双方的支持者、反对者聚集了 150 多本同类小册子在流传。虽然后来很多学者都认为伯克比较有深度，伯克胜了，但这是后来的讲法。以当时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的小册子作者都支持潘恩。而且潘恩书的销量也比伯克的高。他们两个的辩论就是一种典范：

把真理交给公众。这里面的意思并不是说知识分子高高在上，从上往下传播理论，而是我相信我的读者们有理性，能判断是非，懂逻辑，我们就来写东西，谁是谁非，真理是什么，然后交给公众判断。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小册子这种形式虽然出现于报章没有普及的年代，但即使在报章普及得不得了的时候，它仍然存在，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在写。像布厄迪尔（Pierre Bourdieu）在法国就写过小册子。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也写过相当多的小册子，只不过现在大家不认为它们是正经的学术著作就没怎么翻译。为什么有了报纸还要写册子呢？就是作者觉得有些东西必须超过一般报章篇幅才能说清，但它又不是一种论着。我非常认同这个传统，认同这种写作的方式和体裁，我觉得我要把自己归为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传统底下，我不是一个坐在庙堂里的人，我是一个要用简单的语言，直接的论证，乃至是谈论常识的态度来跟我的读者说话，让他们去判断这个事到底是不是这样。

第二，从学术上来讲，今天一般人都觉得潘恩不是一个大思想家，他很多想法其实是总结了前人的东西，他受洛克（John Locke）影响很深。整个辉格党的传统在他身上影响很深。他是一个能把以前的诸多理论、哲学用很简单的方法表述出来的人。这也是我所认同的。

当然，最后还有一点，“常识”这个名字本来不是他取的，而是他朋友建议的。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当时《常识》在北美卖到特别好，整个北美洲加起来才200多万人，它就卖了15万册。特别恐怖，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非常恐怖。二十分之一，几乎20人中就有一本。

几乎能识字的，包括那些军人。

卖了15万册，但看的人不止吧，一本有几个人看。当年的《常识》几乎是人人看过。

问题就来了。我们今天谈潘恩的《常识》，却很少谈另一个问题，就是它为什么那么畅销？我觉得理由之一就在于：他说的话大家认同，他说出来的话大家都觉得对。有点像梁启超，我也很喜欢梁启超，梁启超说的话，让人觉得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潘恩在书当中也写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有些人想说不会说，他说得好。还有些人想说不敢说，他敢说。

没错，所以这个就是常识。其实他讲的那套东西是总结前人的思想，而前人那些想法已经片片断断的散布出去了，已经有这个气氛了。比如他开篇区分社会和政府：社会是出于人的需要；政府则为了惩罚和控制人而存在。这种区分不是他的原创，这

种想法早就在了，北美洲的人都这么想。而且北美和英国还不一样，北美这个殖民地一开始就是自治状态，他们太了解什么叫社会是人自己创造的了。西部片里就有一个人随便说自己是警长，然后就担起了警长的职责。没有什么国家，就是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才觉得需要一个政府。所以北美人看了之后，觉得对啊，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啊。所以它畅销，因为它说出的是常识，这个常识一直存在，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缺一张口，没有人说，现在终于被说出来了。

我很欣赏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三条路线下来的潘恩。至于他是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我暂时先不谈。

当然我不是写小册子，我是在写报章评论，但我运用了这样一种体裁，我想表述的方法、理念、信念跟这个一致，所以我不觉得我写的是让人们大吃一惊的东西，其实很多读者跟我反映，说我的东西其实没什么了不起。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没什么了不起。

当年北美只有二三百万人，分在 13 块土地上，信息也不发达，只有邮局，没有报纸的时候还能够如此多的写作者蜂拥在小册子这样一种文本上。而我们现在这么多的受众，有这么多问题，有多少写作者愿意为它效力？是时代倒退了，还是写作者退步了？

你刚才说的小册子传统，其实即使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勇敢的问题。因为当时主张美洲独立，虽然很多